

今日美国

海 伦·尼尔林 著
斯科特·尼尔林



Helen & Scott Nearing

USA TODAY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Harborside,
Maine 1955

根据美国缅因州，哈波赛德，社会科学研究所 1955 年版译出

今日美国

[美] 海倫·尼尔林 著
斯科特·尼尔林 著

齐 力 译

*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总布胡同 10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 55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8 \frac{1}{8}$ · 字数 172,000

1957 年 2 月第 1 版

1957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6,000 定价 (7) 0.70 元

统一书号 3003 · 274

封面设计者：孙 正 校对者：彭卓敏等

我們將這本書奉獻給那些活着的和已故的勇敢的
男人和女人，他們從早先的殖民時代起直到目前
為止，曾經反對和抵抗過北美洲的反動的、倒退的
和專制的勢力，他們將繼續進行反對和抵抗，直到
剝削、非正義和暴政為一個合作化的聯邦的休戚相
關和互相幫助的精神所代替。

目 录

前言——教育是我們的工作.....	1
引言——橫貫最黑暗的美国的旅行	5
第一部 对美国情况的观察	23
第一章 我們的国家也就是你的国家	23
第二章 美国的某些自然現象	33
第三章 經濟情况	43
第四章 政治趋势	51
第五章 美国社会的腐朽	67
第六章 强求人民一致的压力	83
第七章 异乡作客	101
第二部 反对、反抗和美国的冷战	113
第八章 异議和反对	113
第九章 鎮压反对派	126
第十章 美国人民的反抗	144
第十一章 美国内部的冷战	157
第三部 美国目前的情况怎样?	165
第十二章 我們的诊断: 社会癌症	165
第十三章 企業及其同盟者当权	174
第十四章 右翼統一战线	182
第十五章 美国和世界霸权的斗争	189
第十六章 向軍国主义前进	202
第十七章 寡头集团力不从心	211

前 言

教育是我們的工作

在短短 20 年內，美国从世界五六个强国之一的国家一躍而为最大的世界强国，并企圖在五大洲、各海洋建立經濟和軍事的統治。

自从 1940 年以来，美国人民被連哄帶逼地驅进了欧洲与亞洲兩条战綫的战争；被連哄帶逼地作出为贏得这两条战綫的战争所必要的努力与牺牲；受到环繞着共产主义的“恐惧与可怕”而制造出来的宣傳的轟击。1945年在广島与長崎第一次为了破坏的目的而可怕地使用了原子能，这使得以后的十年中，华盛顿政府建立了一个生产与儲存杀伤力与日俱增的核子武器的兵工厂，这些武器的毁灭性能在內华达州沙漠和南太平洋中曾一再加以試驗。与此同时，华盛顿又在与別的国家結成联盟，在外国建立軍事基地，使美国在經濟上和軍事上卷入欧洲、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事务，并且一直在驅策美国人民走向被玩弄、軍事服役和战争的道路。

或許，整个形势中最令人不安的是在國內压制公众的討論，以及寡头集团通过經濟与社会压力兼用并施的办法和迅速扩展的秘密警察，来建立与維持思想、行动和交往中的一致性。

处在美国与世界人类的事务目前危急万分的时机中，

鼓舞人們去注意這些與這一代和下一代的人都密切相關的事情，散播有關的知識，激發創造性的思想和開展建設性的行動，是非常重要的事。教育是我們的工作，社會科學是我們研究的範圍。社會科學所涉及的是各團體的個人在交往中所引起的關係、爭執、問題與可能性以及各團體間的關係，因此，應該用社會科學教導青年人和老年人，以便全體公民會有一個清楚的前景，能夠在有關當前的基本社會問題上作出正確的決定。

直到 1913 年為止，我倆之中的一个一直在講授和撰寫童工、工資、收入和生活標準等問題。在 1914 年至 1918 年的戰爭期間，他由研究這些經濟問題轉而分析戰爭的原因，並企圖指出走向持久和平的道路。以後，他試圖對 1917 年以後震撼了西方世界的革命騷動作出估價。在 20 世紀 30 年代，他寫了許多關於世界經濟大恐慌的文章。在那些年月，中坦率陳詞使他失去了工作、讀者和聽眾。

這個代價並不算太高。一個抱有認真嚴肅的社會責任感的科學家必須探求、比較、估價和作出結論，拿這些與他的同行科學家的工作作比較，並發表他的見解。他首先要忠於真理；其次是忠於一般公眾的福利；再其次是忠於安排和表達他的材料的技巧。

我們堅持不懈地敘說和撰寫我們認為是真實的事物，選擇並強調那些看來對創造性生活和人類進步最有希望的事物。我們拒絕敘說和撰寫那些只是因為人們要聽和要讀的東西。同樣地，我們也拒絕敘說和撰寫現在統治着美國的寡頭集團希望人民去聽和讀的東西。

然而，忠於真理是不中用的。我們不能見容於我國上層的政策制訂者。假如我們要保持不同意見並生存下去，我

們就得找到一条生活之路，使得我們能够繼續做教育工作。

經過了仔細考虑之后，我們便到新英格蘭^①的綠山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去，在那兒生活上的設備很少，生活費用也低，我們买了一塊土力耗乏殆尽的生地，辟了一个花园，造了一所房子，着手使这块土地来养活我們。几年有計劃的劳动使得这块山地达到这样一种程度，我們只要花一半的時間去劳动就可以过丰足的生活。关于这20年的經歷的詳細情况，請參看我們所写的“过着愉快的生活”一書。农場解决了我們的吃飯、住房和穿衣的問題，还給了我們一定限度的自由時間，在这个時間內我們可以繼續讀書和进行教育工作，而这种工作却不得已是被排除在尋常的和立了案的教育机关之外的。我們是自由工作的，無所依附的和独立的。

在世界形势不斷發展的情况下，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和教师們應該做些什么呢？如果我們对于科学家和教师們的責任的假定是正确的話，那末他們就必須：（一）觀察、記錄、分类和檢驗事实，（二）以这些事实材料为基础作出概括性的判断，（三）訪問各种各样的人，并与他們进行討論，（四）再把这种判断与觀察作比較，并且（五）講授、撰写、出版和傳播有关当前的問題的情况。

事实上，这就是我們在过去若干年来所做的工作。在这本書里我們写下了我們的記述、觀察、結論、評論和建議，这些都是以我們 50 多年以来在本国所进行的思考，研究与直接接触为依据的。此外，还加上了过去三个冬季（1952至1955年）的經驗，在这三个冬天我們一再跋涉全国与我国同

① 美国东北六州——緬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馬薩諸塞州、康涅狄格州及罗德島的总称。——譯者

胞进行了接触和交談，尽量了解他們的处境、观点和前途。

我們不得已將許多時間、地点和人名的細节省略掉了，但在目前这种恐惧、猜疑和歇斯底里的气氛下也是不可避免的。我們設法描述了主要的事实而又不讓联邦調查局的档案有些微的增加。我們認為，目前美国国内的形势需要一个像現在这样的研究与报告，所以我們便將它提供出来。同时，我們設法使那些参与任何爭取和平、社会正义、人类尊严的运动的个人与組織都不致于暴露出来。

只是因为一种我們过去認為，現在仍然認為是很急迫的形势，才使得我們离开了新英格蘭的那个舒适的、組織得很好的家庭，去过一种流浪的、吉普賽式的、曉行夜宿的生活，成年累月地到处跑。如果本書里的报导和建議喚醒了一小部分美国人，使他們認識到他們所面临的危險，那末这些旅行和报导就有一写的价值了。如果它对美国国外的一些人在了解今日美国的心理状态和环境有所啓發的話，那就更好了。

海倫和斯科特·尼尔林

“到人民中去，
同他們生活在一起，
向他們學習，
愛護他們，
為他們服務，
和他們共同籌劃，
從他們所知道的做起，
從他們原有的基礎上做起。”

（中国古語）^①

① 作者所引這段古語，我們遍查不得，現意譯如上。——譯者

引 言

橫貫最黑暗的美国的旅行

我們在新英格蘭最東北部的家庭是一個安適的所在。一所雖然很小却開了許多窗子的屋子，座落在多陽光的通向海邊的斜坡草地上。田邊長着常綠樹、樺樹和蘋果樹。當太陽、風、雲和落日給海灣着上彩色時，遠處的水、島嶼和山丘的景色也就變幻莫測。除了鹿之外，很少有光臨我們這一幽靜的處所的了。這些鹿在我們的屋子周圍吃草，因此，為了不讓它們闖進來，我們就得將我們小小的花園圍上一道籬笆。在籬笆里边，我們種上了漿果、根菜和葉菜植物——幾乎可以滿足我們的全部食物需要。秋收之後，我們的地窖里便塞滿了為冬天而儲藏的食物。披屋里滿是從樹林里砍來的供冬天取暖用的木柴，或是從海邊撈上來的漂來的木頭。各個房間的四周牆壁上盡是一排排的書，足夠我們飽覽好幾年。我們可以演奏和欣賞音樂。在雪花輕輕地飄舞或者是風在煙囪里咆哮時，我們的冬天在內外都充滿着喜悅。漫長而安靜的冬天過去之後，春天慢慢地、愉快地來到了人間。

在過去三年中，我們拋開了這種田園式的——對我們來說是愉快的——生活，作了三次橫貫全國的旅行。從1952年10月到1955年5月的31個月份中，我們在美國的大道小路上走了16個月，坐着汽車在村庄市鎮和城市間旅行，

游覽全國，觀察情況，會見人們，在他們的工作地點、家里和公眾集會上和他們交談。

在這488天的冬天日子裡，我們離開了自己的家（16個月），旅行了50,000英里，穿行47個州，舉行了大小會議600次，出席人數約達30,000人。我們常常只和一兩個人交談。偶而聽眾也有幾百個。二、三十個人的室內會議是旅行中的最普遍和最典型的方式。有一個值得懷念的下午，我們十多個人擠在小小的活動住宅裡，進行了生動的討論。

我們在旅途中所用的是一輛旅行汽車。這是一輛大汽車，前面有一個客座，後面有很寬敞的可以放東西的地方，我們在那里放着半噸用來散發給大家的印刷品，外加一架打字機和一些最起碼的個人用的行李（每人兩只手提皮箱）。

這種旅行並非沒有目的的漫遊，只是為了好玩或觀光。這完全是教育旅行。我們此行的目的是為了估計我國的形勢，探知人們的感受和思想。我們希望得到教育，並且也將我們所知道的和所相信的告訴別人。

我們為這次遠行在事先作了妥善的準備：給全國各地的朋友們寫信，重新與音問久疏的朋友取得了個人的聯繫，將通知寄發給各討論會、學生團體、工會、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教堂與俱樂部，把信寄給“世界事務時事通訊”（斯科特·尼爾林是該報編輯）和“每月評論”（斯科特·尼爾林為該雜誌某專欄的經常撰稿人）的某些定戶。

借助于一張汽車旅行地圖，每年我們計劃旅行時，我們都大致規劃了一下旅行路線。我們在較大的城市附近圈定了較小的地方，這些小地方是主要的，因為我們主要的目的之一便是去訪問那些過去講演人很少到、會也很少開的市

鎮、乡村和一些偏僻地点。

在出發前三、四个月，我們寄信給許多有联系的朋友。內容大致如下：“我的妻子和我今年冬天將化六个月的時間作橫貫美国的旅行，我們將进行观察、举行會議、散發小冊子并使人們对我經常替它写文章的‘每月評論’發生兴趣。我們是根据这个計劃来支配我們的時間的。我們什么地方都去，并將对任何願意听我們講話的团体講話。如果遇到学生团体，我們常常自己承担費用。有組織的成年人团体按照慣常的听讲費付錢。沒有組織的团体高兴付多少就付多少。我們想做的是傳布思想，并不是賺錢。地方上的人對我們的費用願意捐助好多或者能够捐助好多，完全听便。这些話或許听来有一点兒不合乎正統的想法。可是我們原来就不是正統派。”

在我們所收到的許多回信中，下面选录的十段是比較典型的：

(一)“我們曾討論了你們在此逗留的可能性。我們覺得，大型會議是不会有結果的；布××地方的人們似乎不希望支持进步的講演人。然而，如果你們不管怎樣都要在此路过，并願意和我們少数几个設法集合在一起的人見面，在那些願意虛心地听講的布××地方人們之間工作，我們將十分欢迎你們这样做。我們願意同你們見面和交談。”

(二)“看来人們兴趣不大，費力去安排似乎不会有多大的好处。对此我真是由衷地感到抱歉，因为我肯定地認為，許多人听你們的講演会得到很大的帮助。然而，我真不知道如何才能喚醒这个保守地区中的死家伙們。”

(三)“这个学府所在的地区充滿了恐惧、無知和徹頭徹尾的愚昧。除了很少几个人外，他們全都跳上了冷战的車

子。”

(四)“我們这个学院是战后才創办的，只是一般地对这个地区起了一点酵母作用，但是接触得太少了。許多老家伙們都是極端的保守主义者，在政治和社会問題上不聞不問，只是對他們的工作、教堂和住所感到兴趣，我恐怕这些老家伙們大都想逃避现实。”

(五)“这兒有一小群相当开明的人。我們真希望能替你們組織一个群众大会。你要是到一个地方，一般群众沒有机会听你講演，那多么可惜。但是我們这里的开明人士都是有職業的。他們是教員、圖書館員等等，如果他們的上司知道他們的思想越出他們的工作，那他們很可能失去飯碗。”

(六)“很抱歉，我無法帮忙。我知道，如果我帮忙的話，我就会見弃于社会。現在的事实是，我几乎站不住脚，因为我經常談消費合作社的問題。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使我多少获得一些談話的机会。我只能引証天主教神父的話，他們对那个运动感到兴趣。我的朋友全是天主教徒，公私朋友都是如此，信不信由你，他們之中現在替我做禱告的就不止一人。”

(七)“甚至你們寄任何小冊子給我也是沒有用的，在这个地方散發东西(包括聖經在內)是沒有不遭到冷遇的。”

(八)“一定来看我們吧。我在这个地方有 17 年沒有能够暢所欲言了。”

(九)“我們美国人不幸都給上了麻藥，而且好像都是冷酷無情的。我們甚至对軍方在內华达州沙漠上試驗原子彈都不关心了。只要有人稍为批評一下，他就会被認為是一个危害社会治安的人，那怕他只是杂货店里的一个顧客而

已。”^①

(十)“我被迫拒絕歡迎你們光臨我家，對此感到無限遺憾和不安。由於我和我的家庭之間在思想上有著十分尖銳的分歧，只要表達了一點開明和進步的觀點的朋友和相識的人，我都不能款待。假如我可以離開家庭，在另外一個地方會見你們，那我就再也高興不過了。對我來說，不能和你們見面乃是個顯著的損失。自從幾年前開始讀你們的著作以來，我一直在盼望着這一個見面的機會。請允許我祝福你們，願你們在教育美國人民認識真理的努力中到處成功，但願這個新年把我們全都進一步帶向和平與自由，而這是所有具有善意的人民夢寐以求的。”

讀者們或許會感到驚奇，為什麼我們在引言的標題里大膽地用了“最黑暗的美國”這幾個字。這兒封信該幫助澄清了這件事了吧。美國今天已分成兩個部分，中間隔著一個灰暗地帶。在一個部分里（包括六、七個大城市的絕大部分地區）還可以舉行公眾會議來討論公眾的問題。在另外一個部分里，召開公眾會議來辯論社會問題是不常見的事，或是絕無僅有的事。我們把這第二個部分叫作“最黑暗的美國”，因為住在這一部分里的人民對國內外政策所引起嚴重後果只聽到歪曲的報道或是聽不到報道。他們生活在黑暗中，因為那些控制著公眾通訊網的人成功地阻止了任何新聞到達他們那里，他們看得到的只是經過官方認可的新聞。

① 佛蒙特州某報紙 1950 年 8 月 19 日在一篇題為“佛蒙特人對暴力迫害共產黨人一事感到不滿”的文章中援引了當地一個小商人的話，“想到一個共產黨人會走過街道而進入我的店里，我就感到沉重。我倒很願意在我的窗子上貼上一張不准共產黨人內的標語。”（“布羅特伯羅改革者日報”）

20 年以前，在全美国成千个城市里都能够举行公众会议来讨论几乎任何题目，而现在，能够自由讨论公众问题的大厅和会议场所只能以十计或最多以百计的了。这个国家的局势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当权的官员以及低微的有职业的人在组织、批准或出席任何会议时都得小心翼翼地，惟恐会议未被美国退伍军人团、商会或其他非常体面的爱国组织所认可、赞助和保证。

假使我们列举那些仍旧能够举行公众会议的五、六个大城市的名称，我们就会从纽约、洛杉矶、芝加哥、旧金山、和底特律算起，往下就得停一下。波士顿？布法罗？费拉特尔费亚？圣路易？克利夫兰？西雅图？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这些城市有可能性，但是不太靠得住。在这些城市中的任何一个里面，在特别有利的环境下，或许可以发起一个会议；但是，这其中任何一个城市都不容易找到赞助人、开会大厅、宣传工具或听众。在这几个有限的人口集中地点之外，住着绝大部分美国人或至少是四分之三的人。这就是“最黑暗的美国”，社会兴趣和社会知识很少普照到这里。

在我们的第一次旅行期间，朝鲜战争还在进行。因此，一谈到了和平或和平主义就要被咒诅。六年（自从丘吉尔在密苏里州的富尔顿的演讲发动了冷战以来）的宣传把那些自由思想、自由谈话的美国人驯服成为一群惊弓之鸟，连“社会”一词都怕听，更不必说什么“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了。国会的小组委员会在猖狂活动。迫害、间谍审判、忠诚调查以及对无所不在的联邦调查局的普遍恐惧在在皆是。

我们知道，我们的兴趣和意见对大多数现有的讨论团

体或討論会都太格格不入了。然而，我們还为我們的旅行工作日程選擇了如下的題目：和平的急迫性、社会管理、公民自由权利与学术自由、权力的应用与濫用、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美国生活方式。

在第一次旅行中（1952年至1953年）我們以总统选举运动作開場白。选举运动問題是个活生生的題目，所以我們找到了傾听和参加政治討論的大好机会。

我們于10月9日离开家庭，从緬因起沿着美国的北部疆界开始旅行，途經工業城布法罗、克利夫蘭、底特律、芝加哥、密尔窩基、明尼阿波利斯和聖保羅，然后沿着加拿大边境到了溫哥華，历时一个月。在兩個月內，我們跑遍了从加拿大直至墨西哥的整个西海岸；又花了一个月的時間橫穿美国南部的疆界而到了佛羅里达，其后兩個月是驅車北上，沿途經過南部的城鎮与乡村，華盛頓、紐約和波士頓諸城市，而于5月5日到达家里。

我們在181天里走了8,000哩，在210个小团体里和約10,000人見了面，对美国的政治、經濟、爭取世界霸权的斗争、战争与和平等提出問題，并加以討論，我們有什么就談什么。

經過了15个月的反复爭論，又經過1953年6月在華盛頓的兩次亲自的晤談，我們总算从国务院获得了兩張限制很严的护照（只限于六个月和四个国家）。因此，我們便利用了1953年7月到11月的時間旅行了英国、瑞士、荷蘭和法国。这个大大地縮短了的旅程（我們原来希望到东欧和亞洲去的）为我們第二个冬天穿行中西部和西部的旅行提供了講話的材料，我們在那里到处發現人們很希望知道更多的关于欧洲及其思想和人民的情况。

我們于1953年12月的最后一天离开了家，沿途經過紐約、費拉特爾費亞、華盛頓、南北卡羅來納、佛羅里達、佐治亞、田納西、中西部諸州直到密蘇里，我們在密蘇里寄存了我們的汽車，改乘火車到西海岸去踐約。在洛杉磯停留了兩星期便路經咸湖城而回到密蘇里，我們又乘汽車走過了中西部的大部分土地，抵達明尼蘇達和威斯康星，在芝加哥小住一星期，便取道底特律、布法羅而于5月22日回到家里整理花园的树木。在离家的123天中，我們走过了16,000哩，并在193个會議中接触了約9,000人。

在第三个冬天的旅行期間(1954年至1955年)，由于美国支持蔣介石夺取中国沿海的島嶼，远东的危机愈来愈严重了。这便是沿途談話和討論的主要材料。

我們这次旅行化費了六个月，所到的地方与第一次大致相同，不过这次方向相反而已，先由南部出發，然后由西部轉北部。我們在离家181天期間旅行了17,000哩，举行了223次會議，接触了大約10,000人。

在每一次旅行中，我們都認為，有关公众利益的事應該而且可以公开討論，我們尽量着手来做这件工作。小麻煩是有一些的，如像抄下停在住宅和會議大厅外面的汽車執照號碼，联邦調查局的特务在大多数的公众會議上出現，地方警衛因临时通知取消會議。在一些家庭里，全家中只有一部分人欢迎我們，而另外一部分人則把我們当作愛管閑事的人和制造麻煩的人。在一个令人难以忘記的場合下，我們在一家門口被一个表示万分抱歉的丈夫所謝絕了，这个丈夫曾事先邀請我們到他家里去，但是他的妻子坚决反对我們。但是一般說来，大家对我們是殷勤备至、万分热情的。

在这三次旅行中，最最不愉快的——也許甚至是惡意的——會議是在一个精致的小教堂里举行的那一次。那是一个愉快的下午，太陽光斜着透过了染色玻璃窗，照耀在70个左右退休的牧师和他們妻子的花白的头上，当时还在朝鮮战争期間，他們是聚集在这里听“走向和平”的講演。講演者的高壇后面高高地挂着一个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如果耶穌本人在場的話，也只会贊助这些为团结、友爱与全人类共同生存而發的話的。然而，这些牧师却不是这样的。提問題的时候，这些年長的牧师乱哄哄地發出了激烈的和吵架似的攻击。在开会的人散去之前而我們还没有走到教堂外面的时候，有一个气势汹汹的教徒最后老一套地喊道，“假如你这样喜欢俄国人，那末你为什么不回到你那原来的地方去呢？”

唯一可以与此相比的會議，是一个神学院的学生和教职員的一次會議。这次會議的主题是談“和平主义”。学生们对保衛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对支持華盛頓政府在朝鮮的“警察行动”特別热情。講演人被迫处在一个特別的地位，他的和平、友爱的主張与另外一群怒气冲冲的、極力主張流血、仇恨、战争和暴力的基督徒針鋒相对。

我們在西南部离开了某一个城市之后，有一对請了一些人到家里跟我們會見的夫妇被房东赶走了，理由是“政治性會議太多了”。我們听說有一个年輕小伙子解除了他的婚約，因为他的未婚妻在我們的一次会上作了不友好的反应。在西部，一位地位極高的公民通宵接待我們，但他安排的會議地点却在城外另外的一个屋子里，在那里汽車不会被人注意，出席者都經過仔細选择和甄別，接到請帖才可以参加。他唯恐太多的汽車停靠在他附近的街道上。开会时